

R 人生感悟
enshengganwu

陌上花开缓缓归

□谢锐勤

吴越王钱镠的原配夫人戴氏王妃,每年春天都要回娘家看望并侍奉双亲。有一年,王妃又回了娘家。钱镠在杭州料理政事,一日走出宫门,见凤凰山脚、西湖堤岸已是桃红柳绿、万紫千红,想到与戴氏已多日不见,不免生出几分思念。回到宫中,便提笔书信一封,写道:“陌上花开,可缓缓归矣。”王妃看后,当即落下两行珠泪。

是啊,怎能不感动呢?在缓缓归中,王妃遇见了更秀丽的春天,更温情的钱镠,也遇见了更浪漫的爱情,更柔软的自己。

上班路上,经过一段弯曲的湖边小径,夏日常能见到散落在草丛中的鸡蛋花,白色花瓣包围着蛋黄的心,清新素雅,宛若谱写在大

地上的音符,正在弹奏怒放的欢歌。经常捡拾几朵送给“准妈妈”同事,一种闲情逸致,两种美妙期待,愉悦足以感染整个车厢。

下班路上,要经过珠江,且刚好遇上日落。每次经过都会提前放下手机,欣赏夕阳在珠江上与高楼间的流光溢彩。夕阳好像艺术家,以光为笔,以天空为画布,将晚霞渲染得壮观而绚烂,瞬间就将人的思绪从繁重的工作中解脱出来。

晚饭后习惯走进书房,一束昏黄的灯光,一张宽松的藤椅,一枝金黄的百合,一首班得瑞的《静静的雪》,一缕袅袅升起的藏香,一杯香气四溢的凤凰单丛,一本《阳光与荒原的诱惑》,一篇《茶中的诗韵》,让独处的时

光变得安逸祥和。经常是遗忘了世界,也被世界所遗忘,却独而不孤,深觉丰满盈实。

赏一场花开盛事,观一片魔幻晚霞,读书写作,陪伴家人,不就是一种陌上花开缓缓归的理念吗?慢生活的意义在于提醒世人不要因为急于求成而错过身边美景,不要因为步履匆匆而忽略点滴温暖。正如列侬所说:“当我们正在为生活疲于奔命的时候,生活已经离我们而去。”

慢是一种修行的路径,一种顺应自然的意境,一种将生命花费在美好事物上的心境。若陌上花未开就踏实赶路,若陌上花已开就好好玩赏,不辜负花海,不辜负自己,人生才能真正丰盈。



N 南腔北调
nanqiangbeidiao

“群”居生活

□大可

人说到底还是一种群居动物。生存的需要,生活的需要,注定我们还是喜欢群居生活。

在农村,生活经验告诉我,各家各户之间,左邻右舍之间基本还是鸡犬相闻、互帮互助的。谁家有好吃的,喷喷香,都会相互分送一点,很有人情味。村里有婚丧嫁娶,村人都会聚拢起来帮忙,平时一起上山干活,下地种菜,农忙时田地里相互帮手,农闲时一起闲聊娱乐,拜年时走家串户,外出打工也是家族里的人相约一起,反正抬头不见低头见,总会有不少声气相通的时候。没有哪一家能够关门闭户、独来独往。

我也在小镇、县城和小城市里待过,还是熟人社会,一个地方就那么大,就那么多单位,那么多条街,那么多店铺场所。左右稍稍打听,就能问到相互熟悉或听说过的人,顿时就熟络起来。姑娘该嫁了,小伙该娶媳妇了,也都是在七大姑八大姨或单位朋友之间相互介绍,见过几回,也就成了婚配。甚至在电梯里、楼下、街上、商铺里闲逛,都能碰到有过一面之缘的人,不管熟不熟,都点头示意打个招呼。

可是身处在几千万人口的大都市,反而独来独往了起来。下班后,回家把门一关,好像脚不沾地,时间也好、阳光也好、社交也好,都被推到了门外。

面了。在看似人群聚居的地方,喧嚣繁华之所,人却越来越走向离群索居,让人感慨。有几次坐飞机,在城市上空,俯瞰着这个我们生活着的城市,庞大的面积,蚂蚁一样的车流,蛛网一样的交通路桥,积木玩具一样的楼房屋舍,处于“细枝末节”的人在高处已经看不见了。

倒是在网络生活中“群”居了起来:各种按照兴趣爱好组成的群,逐步占据城市平凡人的日常生活。就像我的羽毛球群,群里的人互不认识,平时安静如鸡,但到了周末前夕,约球,约赛,群里热闹起来,反倒像是单位集会、同学小聚、朋友碰头或者各种名目的小坐,都已经越来越成为例行公事,兴味阑珊了。

很多人待在网络上时间的长度,远远超过与现实朋友相处的时间,甚至是陪家人亲人的时间。在网络群里的活跃度与现实生活中的木讷程度成了鲜明的反比,颇具意味。有人在网络里口若悬河,妙语连珠,但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却沉默少语。有人在网络世界里杀伐决断,所向披靡,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却是怯懦畏缩。似乎很多人都活成了两面人、多面人,正在进入一半是现实、一半是网络的生活方式。

归结到底,我们还是喜欢“群”的,也一直在找“群”的。



R 人生百味
enshengbaiwei

有邻如此

□黎 锦

周末清早,门铃响起。打开门,是楼下的邻居,夫妻俩。男的手托一大摞方糕,递给我一块,笑说:前段时间我家装修,打扰了,今天我们搬回来了,特来道谢。我也道谢、道贺。关门的一瞬,听到他们又敲响了对门邻居的房门。

感叹着这家邻居的周到细致。给米糕拍照,发圈。没一会,点赞评论纷纷而至,都赞邻居高素质。

新冠疫情稍缓后,不知是何缘故,小区里启动装修的人家暴增。光我们这一栋单元,就有三户人家同时进行。敲墙砸砖声,电钻电锯声,此起彼伏,此消彼长,苦了因为疫情不能归校的神兽们,还有我这个大多数时间不得不在家上班的人,每每被扰得没法静下心来工作。

提意见?不会!谁家没有特别的时候呢,何况,响动大的时刻大多在清晨。

可有一日,都到了烧晚饭的时间了,突然间一阵电钻声在头顶炸

开,心里立刻像被火燎到了一样:这都几点了,还让不让人消停了。

我扔下手中的菜奔去楼上,果然见他家门大敞着,男主人正在指点着工人开电线槽。见我进来,他愣了一下,直接问:不会是我家漏水到你家了?说完立刻冲去卫生间察看。我委婉地表示,时间有些晚了。他即刻明白,连说几句“不好意思”,拍胸脯保证说,很快就好,今天是有点特殊情况——电线槽开得有问题,要改,平常的话最晚不会超过下午四点。

他家装修进行到快一半时,我要出趟差,当时先生已在公差月余,家中只有一老一小,让人放心不下,怕天热整日开空调,电源负荷受不了,断了保险可麻烦了。想来想去,我想到了楼上邻居,上去打招呼。那男主人为了监工,租了对门邻居的空房子,整天都在。他满口应承,说但凡家里断电断水,尽可让孩子来喊他。

我公差回来,老母亲说家中一

切安好。孩子说,楼上的叔叔来敲过两回门,问有没有需要帮助的,需要的话随时找他。

今年春天疫情稍缓后,我将老母亲送回她在七宝的住所住了一阵。

母亲有严重的膝关节疾病,又住三楼,我叮嘱她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出门。菜可以通过叮咚买,可每天去垃圾分类点扔垃圾,成了一桩难事。思来想去,我想到一个办法。我找来纸,写下母亲的情况并需求:“……我请求芳邻们上下楼时若看到门口放有垃圾,随手帮忙代扔一下。”写完,我将这张纸贴在房门外。

接下来,每日与母亲视频时我都问一下。母亲说,每天她将垃圾分好类放到门口,没多久再出去看看,都已被不知哪位邻居带走

了。想起那句话:远亲不如近邻。有邻如此,真好。

